

說部叢書

第二十五集  
第十編

冒險小說

八  
十  
日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今春伍先生偕王文典先生代表外交農  
商兩部前赴斐律濱嘉年華會並代滬商  
賣貨與賽咸獲獎憑所有該處風土賽會

▲伍廷芳先生編



▲定價大洋三角

情形各種演說詳載一編可為國貨運銷  
外洋之起點也凡欲發展國外商業及研  
究華僑心理者閱之自可得其門徑

巴 拿 馬 太 平 洋

萬 國 博 覽 會 要 覽

洋 裝 一 冊 (李 宣 龔 編) 一 元 二 角

內容說明

- 巴拿馬運河工程之概要
- 舊金山賽會開設之緣起
- 太平洋地理之關係
- 舊金山市政之沿革
- 世界全圖
- 巴拿馬現勢全圖
- 運河工程圖三十種
- 博覽會風景圖二十一種
- 美國博覽會章程出品目錄
- 美國進口稅率
- 美國海關檢查章程
- 中國出品總則
- 各省出品協會則例
- 官廳出品規則
- 指導出品改良凡例
- 赴賽出品免稅章程
- 留美學生一覽表
- 舊金山居留華人一覽表
- 對於籌備出品之意見書

8137  
661  
17(50)4

八  
十  
月

旅行 八十日

第一章

倫敦排靈吞公園之附近。有一第焉。塞黎唐所居也。塞爲有名之政治家。且兼雄辯家。一千八百十四年歿。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頃。腓列斯福哥遂有斯第。福哥者。本書之主人翁也。

福哥似非生長倫敦者。然饒有英風。舉止疎闊。意志高遠。性質不易測度。蓋奇人也。任事於改革俱樂部。亦部員之富有多金者。問金何來。則無人知之。自奉約而營慈善事業不稍吝。謂爲嗇夫。殊非是。平居沈默寡言笑。空氣環繞其四圍。亦覺有一種冷淡氣象。日常起居行動。無不有一定之晷刻。恰如算術上之公式。不差秒忽。

地理學識尤爲福所熟悉。酷嗜游歷。第年來未嘗出倫敦一步。且其足跡僅及於

改革俱樂部而止。其惟一之嗜好。爲葉子戲。性靜故動得勝利。又常以博進爲慈善費。是博亦非爲利也。

福哥無怙恃。無兄弟昆季。不畜妻子。孑然一身。一僕伴之。門前無輪鞅轍迹。每日自朝至暮。皆在俱樂部。夜十二時則歸寢。分刻無誤。傭其家者。職務簡單。惟主人嚴正。稍不如旨。必遭斥逐。不稍貸。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福哥之僕因事解職。福每晨所用熱水。溫度以華氏八十六度爲限。是日其僕以八十四度者進。因逢怒。被遣云。

時當十一時十四分。門外忽有剝啄聲。入之。則一壯男。年約三十許。望見福哥。脫帽爲禮畢。垂兩手立。福曰。汝爲法蘭西人名約翰者乎。曰。然。余名約翰。第余性孤僻。不爲人所喜。人嘗以拍斯派德名我。余亦因以名之。實則余之爲人。頗堪以正直自信。余自法至英。今已五載。夙耳主人嚴正名。竊不自揣。願效奔走。福曰。甚善。余自今卽以拍斯派德名汝。汝之性質。紹介人已言之。此間服務。汝亦諳悉否。曰。

知之。福曰。善。汝知今已何時。拍探懷取大時計視之。曰。十一時二十分。福曰。否。應二十四分。汝之時計遲四分。益以談話所耗時。汝實於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上午十一時二十五分在余家開始供職。福哥言畢。即立起戴帽出。俄聞大門啓閉者二次。第一次爲福哥自去。第二次則福之舊僕與主人脫離關係也。

## 第二章

拍斯派德見福哥爲時不過五六分。而福之人物如何。性格如何。已瞭如指掌。福年約四十。廣額疏髮。眉清齒白。面色稍帶青色。身體修短適均。純有英人之氣概。其居室則清潔異常。窗明几淨。了無纖塵。拍斯派德觀此。中心殊悅。蓋拍之愉快容顏。不啻長日皆然。至是其一雙綠眼。乃益覺澄清可愛。拍實具有壯碩之身段。善良之質性者也。

福哥既出。拍將全宅巡覽一周。後至下僕寢室。則電鈴、傳話器、煖爐、自鳴鐘等。無不備具。拍自語曰。此即余棲息之所也。壁間黏職單一紙。於福哥之起居一切。詳

載靡遺。每日八時起。八時二十三分進麵包。輔茶一杯。九時三十七分取整容之熱水。十時二十分前預備當日着換之衣履。十一時半出門。至改革俱樂部。夜十二時歸寢。拍又自語曰。此卽余之職務也。更觀福哥之貯衣處。則不特內容豐富。且秩然有序。自外套以及裏襟。無不編有字號。絕不凌亂也。至何時取用。何時度藏。復另立簿冊。一一登記之。回憶昔日塞黎唐之縱放濫侈。家庭間毫無整飭氣象。不及百年。奐然大廈。頓易他姓宜也。今福哥所措置。乃與塞氏大相反。其必能世世子孫永保用已。於是拍斯派德復搓手自語曰。是非所謂理想的家庭耶。然則吾主人實有類於機械。吾得盡機械之職務。余復何求。語次。不覺微笑。

### 第三章

福哥自十一時三十分出門後。循常道以趨俱樂部。右足五百七十五步。左足五百七十六步。既抵部中。卽入餐室。肴饌一一上。不飲酒。以佳茗代之。十二時四十七分。食事畢。入休憩室。僕進泰晤士報一份。福詳加披閱。閱竟。又閱他報。五時二

十分晚膳。六時二十分前。仍自餐室入休憩室。約閱一時許。此休憩室內。有數人戾止矣。一爲技師。名安特律。二爲銀行家。一名約翰。一名薩密伊爾。一爲造酒者。多買斯。一名哥西耳。則英蘭銀行之經理人也。之數子者。莫非知名之士。家計殷實。品性純良。又均嗜葉子戲。故皆與福哥爲至友。

多買斯向哥西耳曰。此失竊事。君意如何。哥西耳未及答。安特律僂言曰。無他。銀行之損失而已。哥西耳曰。否。余料竊賊已就縛矣。安特律曰。然則君與竊賊殆相識。哥西耳曰。此事余意取金者。決非盜賊。哥言時。色甚莊。安特律曰。此語尤可笑。以五萬五千磅之鉅金。取者猶非盜賊。是何意義。殊難索解。約翰笑曰。是人其實業家歟。此時福哥橫臥屋隅一長椅上。報紙覆身。聞諸人譁辨。乃曰。據報中所載。此事實非竊賊所爲。福且言且起。

英蘭銀行失金五萬五千磅。三日前事。卽九月二十九日事也。此事發生殊怪特。蓋竊賊未以夜取。而以晝取。不取於貯藏之所。而取於大庭廣衆之中云。事後懸

賞二千磅以緝捕之。偵探四出。近而國內諸要埠。遠至蘇彝士紐約等地。莫不有偵探之足跡。旅客出入。稽察尤嚴。哥西耳意謂黃金不菲。諸偵探必能盡力。衆人就縛。指顧問事耳。安特律殊不謂然。手持骨牌。口中猶喃喃自語曰。此事決非尋常竊賊所爲。余意罪人之命運必佳。鴻飛冥冥。杳不知其所之矣。哥西耳曰。網羅四布。余決其逃無所之也。安特律曰。世界不綦廣乎。區區數偵探。力何能爲。福哥微語曰。世界誠廣闊。然今已縮小矣。語時。集牌移安特律前。哥西耳曰。福哥言然。今日週遊世界。所費時間。僅當百年前十分之一。故余決偵探之必能成功也。福哥促安特律曰。君何持牌不下。安特律不應。亟向哥西耳曰。今日週遊世界。所費時間幾何。哥西耳曰。三月。福哥曰。何須三月。八十日足矣。卽取報紙指示諸人曰。此爲週遊世界之路程表。

自倫敦至蘇彝士(汽車及汽船)

七日

自蘇彝士至孟買(汽船)

十三日



自孟買至加爾加塔(汽車)

三日

自加爾加塔至香港(汽船)

十三日

自香港至橫濱(汽船)

六日

自橫濱至桑港(汽船)

二十二日

自桑港至紐約(汽車)

七日

自紐約至倫敦(汽船及汽車)

九日

合計

八十日

安特律曰。豫算旅程。固不過八十日。然中途未必無障礙。福哥曰。皆在此八十日中。是時葉子之勝負已決。安特律曰。余聞破壞鐵路。攻襲汽車。印度人常演此惡劇。苟有一焉。已逾八十日之期限矣。福哥搖首曰。必能不逾期限。安特律曰。君於理論上固無謬誤。至實際上恐……福哥曰。實際上亦決無謬誤。安特律曰。雖然。余終不能無疑。君盍耗八十日時間以爲之。福哥曰。確耶。君與余同行如何。安特

律曰。余不能行。君果能就八十日環游世界而無誤者。余請以金四千磅爲壽。福哥曰。甚善。余卽日啓程。惟此次旅費。除額外之消耗。皆君任之。安特律曰。是何待言。君果以八十日週行世界者。余除旅費外。更以金四千磅相贈。福哥曰。甚善。更環顧衆人曰。余在貝亞林哥銀行存金二萬磅。若八十日不能週行世界者。余卽以此金奉獻於諸君。衆皆愕然曰。二萬磅耶。苟稍有差遲。君之損失鉅矣。盍熟思之。福哥曰。謝諸君盛意。然以八十日週行世界。余可操左券。諸君毋代懸念。衆又曰。君意果決耶。抑爲戲言。福哥怫然曰。吾英人向重信義。余豈有異於衆耶。要言之。余若不能以八十日卽一千九百二十時或十一萬五千二百分鐘週行全世界者。貝亞林哥銀行福哥所存金二萬磅。決以諸君之姓名易之。誓不食言。衆見其意已決。乃皆承諾。福哥曰。余卽以今夜八時四十五分乘汽車自倫敦出發。今日爲十月二日水曜。余以十二月二十一日土曜午後八時四十五分歸倫敦。仍與諸君相見於此休憩室中。衆皆舉手致祝曰。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八時四十

五分。余等均當在此佇候凱旋。時已七時二十五分。福哥遂與諸人別。

#### 第四章

拍斯派德閑坐室中。思得服役於賢主人。頗自忻幸。時壁上自鳴鐘。短針已指「日」字。默計再遲四時。主人歸矣。忽大門有敲打聲。拍趨往啓之。則福哥匆匆入。拍大驚異。以爲福非至十二時不歸也。福既入室。卽呼拍至前曰。余將週行世界。卽以今夜行。汝與余偕。拍目瞪口呆。呼曰。週行世界耶。福哥曰。然。期限八十日。一分鐘亦不能遲延。攜帶品甚簡單。氈包一。裏衣二。裏襪三。外如雨衣長靴。亦須置備。其速爲余整理。餘物若不可缺者。沿途可以購辦也。拍見主人匆遽狀。不暇更作他語。卽入他室。如福言一一收拾訖。出至福室。福問曰。無遺忘之物否。拍應曰。無之。福卽取紙幣一大束。納諸包中。交拍曰。此包內有金二萬磅。汝須注意。拍橋舌不下者久之。

八時三十分。溪林克汽車站前一馬車飛馳而至。有主僕二人自車下。讀者諸君

當莫不知爲福哥與拍斯派德矣。是時適有一貧婦。懷抱小女。跣足蓬首。鶉衣百結。向福哥乞佈施。福哥探懷取二十幾尼與之。此卽當晚福戲骨牌所得者。貧婦不勝感謝。謹祝旅行前途之幸福而去。福命拍往購票處購巴黎一等票二張。俱樂部五友皆在站餞行。福哥曰。余卽今出發矣。余之旅行券。所到處均取英國領事之印證。待余歸時。當呈驗於諸君。以昭信實。五人皆曰。以君之信義。又誰人致疑者。福哥遂與諸人一一握手道別。汽笛一聲。車輪展動。行者自去。送者自歸矣。夜色迷茫。濛濛微雨。時汽車離倫敦已十餘里。福哥靜坐車隅。一言不發。忽拍斯派德一聲怪叫。福驚問何爲。拍赧然曰。余真不自檢。屋中之煤氣燈。余一時忘懷。皆未閉熄也。福哥曰。是誠細事。置之可耳。惟所用煤氣。價值若干。須汝任之。語畢。其態度仍冷漠如故。

### 第五章

八十日週行世界。勝則得金四千磅。負則失金二萬磅。此何如事。能不惹人注意。

者。倫敦報紙。共二十餘種。殆無不載有福哥旅行之事矣。然普通之評隲。皆謂福哥此舉殊冒昧。恐不能操勝算。十月七日。王立地學協會所刊行之雜誌。亦言八日週行世界。屬於理論的事實上終難如願。時福哥債券業已發行。自地學會雜誌出。而票價乃大跌落。

亞爾波迷者。英之貴族也。罹風症。蟄居家中。然性喜冒險。聞福哥事。大贊成之。曰。是誠不愧英人矣。盎格魯撒遜人種。固以強毅堅忍著稱於世。吾料福哥君必能成功。因出金五萬磅爲賽。

福哥行七日夜九時。倫敦警廳忽得一電報。其文曰。英蘭銀行竊賊腓列斯福哥。自倫敦至此。速送逮捕證於孟買。偵探第古司自蘇彝士發。頃刻間。此電喧傳倫敦市中殆遍。於是左袒福哥者大失望。諸君思之。以福哥平日奇矯之習慣。一旦漫擲巨金。爲無意識之舉動。其不見疑於偵探也固難。

## 第六章

十月二十九日水曜。蘇彝士運河船埠。有二人相與徘徊。若有所待。一爲英國領事。一爲偵探。第古司。第古司曰。孟哥利亞船。何尙不至。領事曰。孟哥利亞船必至。惟君於罪人面貌。能否識別無誤。第古司曰。余等所司何事。并罪人亦不能識別者。領事曰。是未可知。第五萬五千磅。爲數頗鉅。竊賊之本領。殊不可思議。第古司曰。誠然。余聞孟哥利亞船。直至孟買。孟買爲英領。恐罪人不敢前赴。殆自蘇彝士乘他船。以至荷領亞洲。或法領亞洲矣。領事曰。以余意度之。罪人未必如是機警。不然倫敦人煙輻湊。警察最難着力。罪人居其間。安如磐石。何必倉卒遠奔。以啓人疑乎。言畢而去。第聞領事言。覺理由頗充足。果罪人不出。則莫大之賞金。於已將分毫無得。思至此。心殊焦慮。忽聞汽船笛鳴。則孟哥利亞已在眼前。須臾抵埠。乘客陸續下。第古司悉心審察。適見一人手持旅行券。詢英國領事館之路徑。第卽上前索券觀之。問曰。此券係君物乎。其人曰否。此乃余主人之物。第曰。貴主人將自赴領事館查照乎。其人曰然。英國領事館所在地。君諒知之。第卽遙指其處。

其人曰。然則余將與主人偕往。遂與弗別。仍返孟哥利亞船。其人非他。卽拍斯派德也。

### 第七章

弗古司急至領事館。謂領事曰。果不出余所料。罪人乘孟哥利亞船至矣。領事問其詳。弗古司告以拍斯派德所述各節。領事曰。君必吾欺矣。弗古司驚問其故。領事曰。此事不難知。第一旅行券無查驗之必要。第二罪人豈肯親見官吏。以自留痕迹。彼等果爲罪人。必知君爲偵探。特設此蟬蛻之計耳。君休矣。罪人必遠颺矣。語未竟而福哥已偕拍斯派德至。與領事爲禮畢。卽出旅行券請證。領事受券。詳細查檢後。問曰。君爲腓列斯福哥耶。曰。然。此人卽君僕乎。曰。然。彼屬法蘭西籍。名拍斯派德。領事曰。君來自倫敦。此行何往。曰。赴孟買。領事曰。此券業已檢查無誤。請卽收回。福哥曰。余因別項要事。請另加印證。以便取信。領事如言印證訖。福哥亦納費如例。仍偕拍斯派德去。此時弗古司自屋隅出。問領事曰。君見罪人矣。又

何言者。領事冷然曰。此非竊賊。正直之君子人也。弗古司驚曰。此非竊賊耶。少時復言曰。其僕係法人。余試往偵之。亦匆匆點首去。

福哥主僕已出領事館。拍往他處購物。福則歸孟哥利亞。出日記簿書之。此日記簿中。自十月二日起。十二月二十一日止。福哥特關一欄。專記所到各埠之時日。藉覘其是否與豫算相符。今簿中業經載入者如左。

十月二日水曜午後八時四十五分自倫敦出發

十月三日木曜午前八時四十分至巴黎。

十月四日金曜午前六時三十五分至溪蘭。

同日午前七時二十分自溪蘭出發。

十月五日土曜午後四時至勃林奇西。

同日午後五時乘孟哥利亞汽船行。

十月九日水曜午前十一時至蘇彝士。



合計百五十八時三十分日數六日半。

自倫敦至蘇彝士所費旅行時間。合之豫算。未有贏餘。亦殊無損也。

第古司要拍斯派德於途曰。余友旅行券已查照乎。拍見爲第。卽謝曰。承示途徑。不勝銘感。券亦得領事館之印證矣。第曰。今又何往。拍告之。第曰。余輩盍同行乎。拍喜諾。因曰。行時迫促。服用諸物。多半遺棄。今不得不稍加置備。以應要需。二人且言且行。拍視懷中大時計。自語曰。十時零八分。第古司曰。十時零八分耶。今已十二時矣。君之時計。恐有遲誤。拍不悅曰。余之時計有誤耶。實告君。此時計自余祖父傳余。每年無五分之差。第曰。信乎。噫。余知之矣。十時零八分。必係倫敦之間。蓋倫敦時間本較蘇彝士遲兩時也。君此後應隨地更正之。拍曰。何爲。余此時計。決難有所指撥。第曰。雖然。時計不與太陽相合耶。拍曰。時計自與太陽相合。苟余之時計與太陽不符。是誤在太陽。必不在時計也。於是二人皆無言。行數武。第古司又問曰。君等離倫敦。似倉卒間事。拍斯派德曰。誠然。前週水曜午後八時。主

人歸自俱樂部。其後四十五分。卽從倫敦啓行。第曰。貴主人究將何往。拍曰。環行世界一週。第驚曰。環行世界一週耶。拍曰。然。爲期不過八十日。以余意度之。實不可能之事也。第曰。貴主人必富有金錢。拍曰。是或然。余見其所攜皆銀行新紙幣。爲數甚鉅。且使用毫不吝惜。今又與孟哥利亞船長相約。如能於豫定時間內早日抵孟買。則另給大金若干云。第曰。君與貴主人相處必久矣。拍曰。否。余卽於前週水曜受主人之雇用耳。此時二人已行抵勸工場。第古司先別去。

蘇彝士英國領事館中。領事與偵探第古司相對坐。第古司曰。聆拍斯派德諸語。福哥決爲竊賊。已無可疑。領事曰。觀福哥之行爲。及其狀貌。實與竊賊不類。惟君意將如何。第曰。余今致電倫敦。令速送逮捕證於孟買。余卽乘孟哥利亞船追蹤以往可耳。

時逾十五分。孟哥利亞汽船自蘇彝士船埠出發。乘客何啻以數百計。與吾書有關係者。不過三人。奇人福哥及從僕拍斯派德。其一則偵探第古司也。

## 第八章

自蘇彝士至亞典。相距千三百十英里。尋常汽船。至少須行百三十八時。惟孟哥利亞之速力。遠出諸船上。故豫料必能早抵亞典云。

英武員在印度任職者。少尉年俸二百八十磅。少將二千四百磅。大將四千磅。孟哥利亞乘客中。有武員數人。皆往印度就事者也。印度素以富庶稱。自爲英屬。英人之藉致富貴者。不知幾何人。之數子實均抱絕大希望以東來。故莫不欣然自得。而吾書之重要人物則何如。天下人惟希榮慕利者。最易露真相。福哥無是念也。故其態度。一如平時。無喜色。亦無戚容。每日除起居飲食外。仍爲葉子戲。同嗜者三人。一爲印度哥亞地方之稅務官。一爲孟買宣教師。一爲陸軍大將俾尼亞斯之師團長也。

孟哥利亞自蘇彝士出發之翌日。(十月十日)拍斯派德登甲板。忽與第古司遇。驚曰。第古司君。何亦在此。將何往耶。第曰。與君同途。亦赴孟買。拍曰。君亦赴孟買。

耶。甚善。長途不虞寂寞矣。第曰。貴主人諒康健如常。拍曰。謹謝君。主人殊無恙。第曰。貴主人以八十日週行世界。其別有要事乎。余意或爲外交上之機密旅行。君以爲奚若。拍曰。余實茫然。不敢妄加揣測。自是拍斯派德常與第古司在甲板上晤談。有時第且延拍至己室。取威士克酒麥酒等饗之。拍樂甚。以爲第古司者。天下之善人也。

十月十三日。船經阿刺伯麥加市。城堡荒廢。景象淒涼。回憶摩哈默德之功烈。固一世之雄也。十四日夜。越拔俾爾芒脫海峽。十五日抵亞典。自亞典至孟買。計程須千六百五十英里。故孟哥利亞卽在此處裝載煤炭。以便長行。其停泊時間。則爲四小時。惟此四小時之耽延。於福哥絕無妨礙。緣孟哥利亞抵亞典之時期。已較豫定早十五時也。亞典亦有英領事。福哥仍如例攜旅行券至領事署受證。事畢卽歸船。爲骨牌戲。偵探躡其後。寸步不離。午後六時。孟哥利亞自亞典開行。向印度洋直進。預料再逾百六十八時。卽可達孟買矣。

十月二十日日曜。午後四時半。孟哥利亞船已在孟買船埠旁下碇。福哥此時共得兩日之贏餘。然毫無得意狀。令拍斯派德上岸購物。已則赴領事館。與拍約八時前至孟買汽車站相會。蓋孟買汽車。以八時開往加爾加塔也。

孟買市街壯麗。有宏大之圖書館。古寺尤夥。棉花貿易最爲繁盛。初蒞其地者。無不留連而忘返。然福哥絕不經意也。自出領事館。即直赴汽車站靜候開車。此時第古司乃大忙迫。登陸後。逕往郵局。進見局長。自陳姓名及職務。因英蘭銀行失竊事。追蹤罪人至此。今倫敦之逮捕證。已否寄至。局長問書記。書記以未至對。第古司大爲失望。不得已。興辭而出。躑躅道旁。一籌莫展。

拍斯派德遵主人命。物件一一購置訖。適值是日爲波斯人之祭期。居民熙來攘往。轂擊肩摩。商肆所陳列。尤覺珠光寶氣。煥然奪目。拍斯派德沿途游覽。心曠神怡。幾謂世間樂土。惟有孟買矣。正行間。瞥觀一高塔。聳入雲際。拍信步走入。方拾級欲登。突覺肩部如着重負。身不自主。頹然仆地。一剎那時。兩靴已脫。拳如雨點。

下。拍急睜目仰視。則有三人衣法衣。頭裹黑巾。皆奮力向拍身毆擊。拍蹶然立起。將手一揚。二人已顛。拍即乘間逸出。馳抵汽車站。則已八時差五分。既見福哥。即將各情略述梗概。福哥淡然曰。幸未誤開車時刻。其速登車。時拍之靴帽。皆已失去。問所購物。亦無有矣。

印度人。不信基督教。而寺塔間。尤不許歐人涉足。即回教徒。亦必脫靴以入。且英政府亦重視印人之教義。定律凡侵犯之者。科以重罰。拍斯派德不知其故。遂罹奇辱。

第古司自離郵局。再四思維。知不得逮捕證。終無如罪人何。計惟暗地相隨。不使漏網而已。及至汽車站。適聞拍告福哥。以被毆事。後亦購票登車。忽自悟曰。幾誤大事。余宜留此。仍下車去。

### 第九章

汽車中乘客幾滿。拍斯派德坐福哥之旁。刺斜裏爲陸軍大將古洛摩。即與福哥

同船之牌友也。是夜車越那昔克山。翌日（十月二十一日）過康特西。地稍平坦。村落甚多。居民以耕作爲業。咖啡、棉花、丁香、胡椒。觸處皆是。未幾。車行叢竹中。毒蛇猛虎。聞聲趨避。後入大森林。杳冥晝晦。幾不辨氣候之陰晴。羣象悠然凝視。狀殊雄偉。明晨八時。車忽停駛。乘客皆紛紛下。詢之。則曰。自此達亞拉哈勃。約計五十英里。汽車線路。尙未建築云。古洛摩謂福哥曰。此事殊非意料所及。君之計劃。不無有礙。福哥曰。無妨。余尙有兩日之贏餘。香港船定二十三日正午。自加爾加塔出發。此時猶爲二十二日之晨也。惟長途五十里。舍徒步外。別無善策耳。拍斯派德忽呼曰。余有妙法。福哥曰。汝試言之。法果妙者。余輩皆有益。拍曰。此處大象。不綦多乎。余等盍雇象而行。福哥稱善。

茅屋數楹。圍以木柵。柵間一大象。食葉作聲。福哥古洛摩拍斯派德三人在柵外。與一土人語。福哥曰。余等因要事。不能遲延。故與君相商。賃值若干。決無所吝。土人峻拒不允。福哥曰。每時金十磅如何。二十磅如何。四十磅如何。土人迄無首肯。

意。拍斯派德見主人妄許鉅值。愕眙不能語。後福哥直欲以金一千磅購之。土人亦駭其不倫。轉疑來客殆妄人也。益堅持不售。福哥後加以二百磅。土人仍夷然不動。後加至五百磅。八百磅。終成二千磅。古洛摩驚曰。福哥君狂耶。安得一象而有如許之代價者。福哥置若罔聞。與土人談判如故。卒以二千磅成交易。

福哥既得象。雇一波斯人駕之。福哥古洛摩登象脊。拍斯派德坐稍前。波斯人騎象首。古洛摩以得同行。向福哥深致謝意。午前九時。福等遂離此土人家而上道。象行頗速。福古二人踞其脊。身體常作左右側。無片刻安。然英人富於忍耐性。絕不以是爲苦。途中或入森林。或經曠野。花剛石作黑色。片片破銳。充塞路周。據人云。其地名彭朶康。附近土人蠻野不可以理喻。雖英政府亦無如之何。故歐人罕有涉足者。

午後八時。已越墳特亞山脈最高處。息於山南麓。是日計行二十五英里。然距亞拉哈勃尙遠也。波斯人蒐集木葉。焚火以取暖。蓋其地雖熱帶。此時亦覺寒冷異



常云。福哥等晚餐既畢。倒頭便睡。鼾聲大作。惟波斯人坐大象旁。爲諸人防守而已。

### 第十章

翌晨六時。福哥等又向亞拉哈勃進發。波斯人言。當晚必可抵目的地。福哥自忖。果如所料。則贏餘之四十八時。所損無幾也。午後二時。入一大森林。此森林綿亘可五六英里。出森林後。亞拉哈勃。如在目前矣。

福哥等方進行間。大象忽裹足不前。傾耳若有所諦聽。然其時正午後四時也。古洛摩探首問曰。是何爲者。波斯人曰。余不知也。言未畢。覺遠處似有人聲。波斯人急下象。貼耳地上。未幾。起立告諸人曰。婆羅門教徒之喪儀也。余輩宜深隱林中。不爲所見。未幾。喪儀至矣。僧侶最前行。男婦幼童無數繞之。口宣佛號。間以鑼鼓聲。靈牛四匹。纏青紅布。曳大車隨其後。僧人十數。環行車外。車上一大蛇。身作紫黑色。飾以各種紅花。銳眼長舌四足。人造品也。其次有婆羅門教徒五六人。衣彩

色法衣。引一幼婦。婦白皙而美。似爲歐種。其頭頸肩耳及手足腕。皆飾金玉寶石。諸器燦爛奪目。最後則土人舁一肩輿至。內陳屍體一具。屍體之側。軍刀一柄。衣帽皆備。帽綴金剛石。衣以文繡。

喪儀既過。古洛摩發悲慘之音曰。幼婦休矣。波斯人曰。然是婦人卽殉死者。福哥曰。彼屍體何人。波斯人曰。彭特康國王。婦人之夫也。古洛摩曰。余聞彭特康俗尙火葬。夫先死者。婦必與偕。若抗拒不允。則其親友皆視爲不潔之動物。必薙其毛髮。閉之室中。禁不與飲食。亦終餓死。故彭婦殉身。實非得已。與愛情無關也。然亦出於自願者。吾英政府亟須設法禁絕之。庶不背於人道主義乎。波斯人曰。是誠不可緩。第彭特康王后已無生存之希望。延至明晨。其命畢矣。古洛摩曰。葬期卽在明晨耶。波斯人曰。然。數日前彭人皆已言之。古洛摩曰。王后絕無不豫色。殆願以身殉者。波斯人笑曰。后服鴉片。知覺全泯。願否何知。要之明晨死矣。語畢。騰身象首。將向前行。福哥急止之。問曰。彭特康國王擇何地行葬式。波斯人曰。離此不

過二英里。福哥向古洛摩曰。余將留此以救彼婦。古洛摩驚曰。救彼婦耶。福哥曰。然。余尙贏餘十二時。今爲此女耗之。古洛摩曰。君誠好義之士哉。福哥微笑曰。時間適有餘。事之成否。未可知也。

### 第十一章

福哥欲救彭特康王后。其事難而險。然福意甚決。古洛摩亦殊爲贊成。拍斯派德惟主人之鳥首是瞻。獨波斯人沉吟不語。後見主人已決議進行。乃顛聲告曰。諸君請舍我勿與何如。否則余爲波斯人。后亦波斯人。日後事覺。恐余之生命不保矣。古洛摩曰。此事本無須汝着力。且余意宜乘黑夜行之。庶無後顧憂。衆皆稱善。彭特康王后。名安達。印度之名美人也。父爲孟買富商。今已逝世。安達幼時。卽受英人之教育。其習慣及意趣。皆染有歐風。三月前嫁彭特康國王。非所望也。王卒。益悲不自勝。讀者諸君。須知安達之悲。悲王乎。抑自悲耳。

逾時三十分。福哥等已抵彭王火葬地。相距約五百碼。一寺巋然。王屍后體。皆在。

寺中。寺外土人無數。喧闐嘈雜。莫非葬式之觀光客也。福哥等不特不能入寺。且不克與寺相近。古洛摩低語曰。王后終無救矣。奈何。波斯人曰。不如舍之。福哥曰。止。亞拉哈勃可以明日正午至。古洛摩曰。瞬息天明。余意希望絕矣。福哥曰。請君少安。余將成功於最後之時間。古洛摩茫然不解所謂。拍斯派德聞主人語。不覺點首者再。

曙光微露。葬時已屆。鑼鼓復大鳴。念佛聲愈高。山門呀然開放。二僧引安達自寺內出。其狀益昏迷。蓋又吸鴉片矣。安達四周。則有多數托鉢僧蜂擁之。口誦靈文。巡行至火葬場。場係平地。中積乾柴。柴上先陳王屍。托鉢僧卽舁安達置王屍旁。下令舉火。霎時間。烈焰騰空。不可嚮邇。忽見一人肩負王后。矗立火中。觀者大驚。皆掩面狂呼曰。吾王不死。吾王不死。其人遂乘間負安達去。伊何人。曰。拍斯派德是。

巨象一。載客五人。四男一女。在森林中疾馳數里不敢息。約一時許。古洛摩始執

拍斯派德手向福哥曰。非獨君爲義士。乃君之從僕。亦勇士也。

## 第十二章

安達橫象背。如癡如醉。仍一無所覺。福哥等亦暫置之。未幾。出大森林。波斯人乃取勃蘭地酒。稍注安達口中。古洛摩知不出印度界。終不能安全。於是催象急行。幸路途平坦。象行綦速。午前十一時頃。遂達亞拉哈勃。時安達已漸蘇醒。福哥命拍斯派德爲購諸衣飾。及其他必要物。拍斯派德如飛去。

福哥取金謂波斯人曰。余等承汝相助。得安抵是間。允汝傭值。今如數給汝。惟汝爲人頗忠實。是莛莛者。殊不足以相酬。因指象曰。此象余等已無所用之。亦以畀汝。汝意云何。波斯人大喜。亟謝曰。蒙客厚賜。余得此象。一生衣食無憂矣。俯首至臆。欣然牽象去。

自亞拉哈勃至加爾加塔。汽車須行二十四時。福哥等既登車。安達精神已全回復。見有歐洲人環坐。諦視之。均不相識。詫甚。古洛摩乃爲詳述救援事。安達聞之。

感極而涕。繼悉尙未離印度。則又戚然憂。福哥察其意。允送至香港以盡保護之責。安達始覺心安。曰。余有一戚屬。本居香港。當往依之。

十二時三十分。車抵俾尼亞斯。俾尼亞斯者。古洛摩之目的地。其管轄之軍隊。卽屯駐於是。古洛摩乃與福哥等握手告別。安達念其救命恩。意殊戀戀。古洛摩亦覺悵然。數聲珍重。車已辘辘動。古急掉臂下。數十武外。猶見安達之素巾飄揚空際也。

貝哈印度。最富庶之區也。麥田無數。地沿恆河。土人多浴象於河中。企那以險要名。哥奇陂以產薔薇香水名。勃格舍及派多那爲鴉片貿易之中心點。孟奇爾則工場林立。烟塵彌天。凡此皆汽車經行地。福哥等倚窗閒眺。瞬息間。景物爲之千變。覺世事紛紜。直可作如是觀也。山銜夕照。暮色蒼茫。汽車仍進行無已。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車抵加爾加塔。探悉汽船卽以當午十二時開赴香港。按之福哥豫算日期。與倫敦至蘇彝士相等。

## 第十三章

福哥及拍斯派德扶安達下汽車。擬即馳往船埠。緣安達尙未出險。不便留滯也。其時忽有一警士走問福哥曰。君非名腓列斯福哥者乎。曰然。又指拍斯派德曰。彼即君之從僕乎。曰然。警士曰。然則請君等與余偕行。福哥俯首如命。蓋英律如神聖。不容抗拒也。惟拍斯派德係法蘭西人。見狀殊憤。方將申辯。警士舉棒擊之。亦遂默然。

小屋一間。窗開半面。中隔鐵柵。福哥安達及拍斯派德在焉。拍斯派德曰。吾輩其囚乎。福哥曰。須之。俄傾出矣。須臾門啓。警士入。揮手曰。速去。長官立待也。福等無言。隨行至一廣廳。長官上坐。其側爲書記。席旁聽人無數。中有律師。有偵探。有新聞記者。長官見福等入。微睨書記。即立起呼曰。福哥。福哥應之曰。唯。又呼拍斯派德。拍斯派德亦應之。長官曰。甚善。命傳原告。原告三人自側進。皆衣法服。拍斯派德見之。面如死灰。自念曰。已矣。彭特康事發矣。惡僧。是誠惡僧。此時書記已高聲

宣告福哥等瀆神事畢。長官問曰。汝等已知罪乎。福哥曰。知之。長官又曰。有無申訴。福哥曰。無之。惟該僧等固守陋習。草菅人命。亦失佛菩薩慈悲之旨。三僧面面相視。不審所謂。拍斯派德不能復耐。大呼曰。該僧等存心殘酷。焚生以殉死。其罪宜居何等。長官驚曰。汝何言。死者何人。焚者又何人。復顧三僧曰。汝等在孟買曾……拍斯派德亦驚曰。孟買耶。與孟買胡涉者。長官怒曰。孟買安有誤。書記高擎雙履。向拍斯派德曰。此卽汝在孟買瀆神之證。拍驚呼曰。此余履也。胡爲至此。書記聞拍言。不覺微喟。長官笑曰。雙履間執汝口矣。

福哥等久離孟買。拍斯派德被毆事。早已忘之。及爲警士所捕。方謂罪案關於安達也。迨觀雙履。始各恍然。當時長官遂宣言曰。吾英定律。對於印度諸宗教。極端保護之。被告拍斯派德。應禁錮十五日。罰金三百磅。其主人福哥。不先事舉發。難免袒庇之嫌。應禁錮八日。罰金百五十磅。拍斯派德大驚曰。吾主之事敗矣。吾書久不敘第古司矣。第古司旣下孟買汽車。卽馳赴拍斯派德被毆處。慫恿三



僧訴拍等於裁判所。事成。許以重酬。三僧心動。遂往加爾加塔。控之。越二日而福等至。

當福哥主僕受長官判決時。第古司隱旁聽席中。聞之大悅。自忖曰。稽延八日。逮捕證必至。余計遂矣。方欣幸間。忽見福哥向長官曰。余等犯瀆神罪。受罰固當。然余得請而保釋之。長官曰。可。福哥即願拍斯派德。出金二千磅置書記座前。長官乃欠身曰。謹以自由權奉還君等。於是福哥攜安達拍斯派德。取雙履相將出廳去。第古司大怒曰。汝浪擲贓金。又獲免脫。窮汝所至。無論海角天涯。余誓不汝釋也。鐘敲十二點。加爾加塔已無福哥等蹤跡。偵探第古司亦同時不見。

#### 第十四章

蘭滾號汽船。常航行印度中國日本一帶。噸數凡一千七百七十噸。速力可抵四百馬力。自加爾加塔至香港。共三千五百英里。蘭滾船通行其間。祇須十一日或十二日耳。

福哥第古司等皆乘蘭滾船東航。時安達已盡知福哥之爲人。人格之高尙。殆無出其右者。感慕之情。常溢言表。福哥雖不甚注意。然欲得安達之歡心。卽一擲千金。亦所不惜。

印度以產綿著。波斯商人多業此。碩奇蒲者。以男爵而兼綿商也。安達卽擬往依其從弟。然恐其拒而不納。常戚戚以憂。福哥慰之曰。夫人毋然。凡事從心。心以爲順。遂者卽順。遂矣。安達聞福言。心果稍安云。

第古司以逮捕證事囑加爾加塔警察署。令俟寄到後。卽送至香港。旣上蘭滾船。避不與拍斯派德等相見。第思英在泰東。香港爲最後之領土。若福哥不能在其地就捕。過此以往。卽有逮捕證。手續終不免困難。故必設法阻撓其進行而後可。繼思此事須先向拍斯派德說明之。如福拍非同黨。則易於爲力矣。第是策殊險。苟事機不密。計畫將全歸失敗。不如且就拍斯派德處探察各情。再定行止。蘭滾抵新嘉坡之前日。第古司出登甲板。適遇拍斯派德。第古司佯驚曰。異哉。君

亦在此船耶。拍驚曰。第古司君耶。是誠異事。君亦週行全世界乎。第曰。否。余因事赴香港耳。拍曰。船去加埠已多日。終不見君何也。第曰。日來稍有不適。或余體不宜於孟加拉灣之空氣使然。費主人如何者。拍謝曰。主人託庇平安。第古司君。余等又多一幼婦同行矣。於是拍斯派德將買象救安達被捕各事。盡告第古司。第古司俯耳傾聽畢。曰。貴主人即偕此幼婦同返歐洲耶。拍曰。否。幼婦抵香港。即須登陸。據云。彼處有親屬。貴而多金。第曰。誠然。幼婦得安身之所矣。拍斯派德君。盍至余室。稍飲威士克。以資談助。拍喜曰。諾。遂相將下。

### 第十五章

拍斯派德屢與第古司相遇。至再至三。心中亦頗以爲異。且第古司所談一切。常不脫福哥。尤足滋人疑竇。繼乃恍然悟曰。是必改革俱樂部會員不信任主人。特遣人偵察之耳。誠如是。彼等此舉。殊可鄙夷。豈以主人之正。而不能言信行果者。拍思至此。頗覺齒冷。

十月三十日水曜。蘭滾過馬刺加海峽。翌晨四時。抵新嘉坡。新嘉坡雖爲小島。風景殊佳。丁香椰子樹。到處成林。靈猿小鳥。觸目皆是。空氣清新。街衢整潔。福哥與安達同乘一馬車。恣意游觀。興盡始返。午前十一時。蘭滾號復繼續東進。

新嘉坡至香港。相距約一千三百英里。六日可至。橫濱汽船。則以十一月六號自香港行。以蘭滾之速力計之。豫料尙能相及。然中國海面。冬季之時。風恰吹向西南。爲煤炭之經濟上計。不得不減少其燃燒量。而蘭滾進行之能力。遂無從預算矣。福哥對此。殊不介意。惟拍斯派德。甚爲焦慮。

一日。拍斯派德又晤弗古司於甲板。拍斯派德曰。弗古司君。香港將至。余等轉瞬別矣。語已微笑。弗曰。誠然。然……拍曰。實則君已從蘇彝士追踵余等至此。又何妨橫渡太平洋。過美洲大陸。涉大西洋以同往倫敦。弗聞言大疑。拍又曰。余意如此。君或表有同情。弗曰。是誠未可知。余此行本無庸自支旅費。拍笑曰。以余意度之。君之旅費。亦應向人支取。弗未及答。拍已別去。弗自念曰。彼識余之行藏矣。

白浪滔天。狂風陡起。蘭滾號之速力乃大減。然福哥處之泰然。仍不失其常態。惟拍斯派德焦急不可名狀。第古司暗喜曰。天助我也。逾十小時。風勢略平。船復前進。至六日午後一時。遂達香港。而福哥已損失二十四時矣。

橫濱汽船嘉那鐵克號。本定六日正午十二時自香港出發。因汽罐受損。改期七號行。福哥等詢悉其情。不勝欣幸。於是先送安達至旅館。拍斯派德伴之。福哥出訪其戚屬。則已於二年前赴中國。今且往荷蘭矣。福哥歸報。安達大驚曰。如此爲之奈何。福哥曰。無他。夫人與余同至歐洲可耳。安達曰。蒙恩未報。又重以爲累。於心何安。福哥笑曰。夫人何出此言。卽呼拍斯派德曰。爲余購嘉那鐵克號一等票三張。拍斯派德曰。諾。遂雀躍出。蓋拍聞安達同行。亦甚愉快也。

### 第十六章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中英締結南京條約。香港遂爲英領。不及數年。葛爾小島。忽成要港。有船塢。有病院。有倉庫。有寺院市廳。其繁榮之狀況。幾無異於英之康德。

州矣。

拍斯派德行至船埠。見第古司負手徘徊。憂形於色。拍遙呼曰。第古司君。其與余等偕行乎。曰。然。拍大笑曰。余固知君不我遐棄也。行矣。余等同往購票可耳。第古司曰。余已購就。君可自往。拍匆匆去。未幾返。謂第古司曰。售票者告我曰。汽罐已修治竣工。船即以今晚八時開駛。此事殊有益於吾主。第念事急矣。最後之手段。已刻不容緩。即曰。爲時尙早。余等可同往小酌。以遣此長晷。

香港船埠相近處。有一屋焉。形式殊寬廣。屋之中央。爲一長桌。繞桌而坐者。約三十人。或飲酒。或吸煙。其旁數人列侍。俟有醉倒者。即昇而置諸屋隅。屋隅有長榻。榻中肢體雜陳。皆寂然無聲息。是何地。則香埠之鴉片窟也。

第古司偕拍斯派德入鴉片窟。就長桌坐。索葡萄酒二瓶。各持其一。第且飲且言曰。拍斯派德君。余有要事奉告。拍凝視曰。要事耶。君試言之。第曰。其事與貴主人有關。語至此。即就拍耳低語曰。君殆知余爲何如人矣。拍曰。知之。君實偵探吾主

行止者。弗曰。甚善。今者余有求於君。君苟助余。當就酬金二千磅中。分四分之一以相贈。拍正色曰。君果何事。需余相助者。弗曰。無他。欲貴主人在此多留數日耳。拍怒曰。改革俱樂部會員。以小人之心。測度吾主。已屬無識之甚。尙欲用卑劣之手段。妨害吾主之進行耶。拍言及此。冷笑數聲。復謂弗曰。君職任偵探。以後仍請追隨余等。與君相共久。知君猶能以正自守。余決不以君事告吾主也。弗急問曰。貴主人尙未余悉耶。拍曰。然。弗始悟。拍與福哥非同黨。并知其未悉英蘭失金事。於是求助之心益切。遂正言向拍斯派德曰。君誤矣。余與改革俱樂部。絕無關係。乃倫敦警察署之偵探也。言畢。卽出偵探證示之。拍不覺愕然。弗又曰。貴主人欲以八十日週行全世界。夫人知其難。而貴主人毅然行之。是特掩人耳目之計耳。拍駭曰。君何言。余誠不審。弗拊拍背曰。君毋假惺惺。九月二十八日。英蘭銀行失金五萬五千磅。貴主人實犯盜竊之罪。拍拍案大怒曰。吾主正人也。君子人也。奈何以竊賊誣之。弗止之曰。君無譁。姑靜聽余說。貴主人以十月二日出倫敦。君適

於是日備其家。倉皇出走。旅裝不備。而行囊中獨貯鉅金。沿途費用。又不甚吝惜。然則貴主人爲竊賊。已絕無疑義。余本疑卽行拘捕。無如倫敦逮捕證。迄今未至。不得已。求助於君。君意果如何者。拍斯派德斷然拒之曰。此必無之事。余敢斷言。卽使君言盡信。彼爲吾主。余亦不能賣主以求榮。君休矣。欲余相助。不啻牽駱駝過針孔也。第見拍執意不允。卽曰。余輩縱談。忘飲酒矣。此間有煙。不妨稍吸數管。以助興趣。拍從之。儂五六口。不覺頭目眩暈。仆於桌下。第睨視而笑曰。鈍奴。看我牽駱駝過針孔也。遂付值自出。

### 第十七章

自鳴鐘已敲八點。拍斯派德胡不歸。福哥素不以憂喜繫心。至是亦頗以爲異。迨十時就寢。翌日晨興。拍之蹤影。仍杳然不見。福哥謂安達曰。嘉那鐵克定九時半開赴橫濱。余等不能再延。遂雇馬車同往船埠。則嘉那鐵克已於隔夕行。安達驚甚。福哥曰。此旅行中常事。無足怪者。惟失去從僕。殊爲懸念耳。



移時。偵探第古司與福哥相晤矣。第古司曰。君等皆擬乘嘉那鐵克者耶。福哥曰。然。嘉那鐵克出發期。原定今日。臨時更變。殊出意外。第古司曰。是誠不料。余亦爲其所誤。此後須遲十二日。方有定期船。余等不得不暫留此地以待之矣。語時。於意甚得。福哥夷然曰。除嘉那鐵克外。豈無他船。何庸多留十二日。第思此人又必有計劃耶。余必盡力阻撓之。

福哥于船埠。約三時許。意欲另雇一船。直抵橫濱。顧遍詢諸舟。莫有應者。第古司心中暗喜。忽有一船員走問福哥曰。君欲雇船耶。福哥曰。然。船員曰。余有一船。造成未久。每小時能行八九海里。君今何往。福哥曰。往橫濱。船員驚呼曰。橫濱耶。繼而笑曰。君殆戲言耳。福曰。余非戲言。余等將自橫濱往美洲。而美洲汽船。則以十四日自橫濱開行也。船員曰。此事不能從命。福哥又曰。果能以十四日抵橫濱者。余每日付賃金百磅。外此復以二百磅相酬。船員沈吟未答。第古司聞二人相語。面色憂喜不定。此時見船員躊躇。知其心已爲多金所動。惶急殊甚。已聞船員

向福哥曰。余船載重不過二十噸。欲以遠涉重洋。不特余等難望安全。卽君等亦未必有利。……第古司僂言曰。此言誠然。余等不可不加籌度。船員續曰。以余意言之。君等不必至橫濱。祇須往上海耳。福哥曰。何謂也。船員曰。美國汽船。本以上海爲起點。橫濱乃其經行之地。則君等何妨往上海就之。自香港至上海。不過八百英里。余船雖小。可沿海岸以行也。福哥曰。美船在上海定何時出發。船員曰。十一日午後七時。距今尙有四日。共九十六時。若無意外之阻礙。余船必可相及也。福哥曰。然則往上海耳。君殆主持此船者。船員曰。然。余名賈司比。船名但加特爾。福哥曰。甚善。余卽定雇君船。賃金酬金。一如前議。願第古司曰。君亦同行可也。第古司色甚沮喪。卽應曰。諾。安達淒然曰。從僕奈何。福哥曰。無憂。余今致函警察署。及法國領事館。以搜索之責任委之。諒可無誤。

### 第十八章

午後三時。但加特爾離香港。而東北進發。船客三人。船長一人。水夫四人。第古司

雖與福哥同行。然拘捕罪犯之念。未嘗稍釋。福哥不知也。待遇第古司。乃殊親切。第竊歎曰。福哥乎。觀汝爲人。似不失爲骨鯁者。惜汝當臨財。理終不能勝欲。君子小人之辨。誠幾微毫忽之間哉。

但加特爾行二日。計程已達四分之一強。風平船穩。絕無危險之朕兆。九日晨。將入臺灣海峽。船長謂福哥曰。颶風起矣。奈何。福哥曰。風自南來乎。船長曰。然。福哥曰。然則船之速力愈增矣。船長無言。至八時頃。風雨驟至。但加特爾浮沉海中。恰如一葉。然進行益速。傍晚。風向忽變東南。入夜尤覺狂暴。船長又謂福哥曰。風信甚惡。余等擇一港灣。暫停片時何如。福哥曰。港灣耶。余意確有一港。可以停泊。船長急問曰。其港何在。福哥曰。在上海。船長默然。不得已。仍復進行。翌早。風向又突變西北。時至正午。其勢漸殺。十一日侵曉。船離上海猶有百里。(英里下同)是時風已全息。但加特爾張帆急進。至午後六時半。纔入長江口。而美國汽船去上海。則在七時。福哥將以八十日週行世界事之成敗。卽在俄頃間耳。未幾。見一大汽

船順流直下。船長驚呼曰。美國汽船行矣。福哥曰。速揭信號。！速揭信號。！

### 第十九章

拍斯派德煙醉於鴉牙窟。約經三時。突然驚醒。回憶前事。急叫曰。嘉那鐵克。！嘉那鐵克。！竭力起立。出鴉片窟。直往船埠。適嘉那鐵克方在解纜。拍狂呼躍登。遂顛仆甲板上。及睜眼看時。大海茫茫。船已離埠五十英里矣。拍念主人等當已登舟。乃遍覓內外。皆不之見。惑甚。輾轉尋思。莫明其故。偶於衣袋中得船票三張。猛省曰。余購此票後。即受給於彼僮。嘉那鐵克行期改早。吾主未知。宜其不在舟中也。已矣。吾妨吾主。復何顏見之。語時。懊悔不已。

十三日午前八時。嘉那鐵克至橫濱。拍斯派德下船後。不知所適。意不如附美國汽船回歐洲。然囊空如洗。寸步不能行。正徬徨間。見一劇場場外。懸黑添牌。上書曰。本場演技師拔齊爾加氏。不日將返美洲。有志觀光者。幸勿交臂失之。拍斯派德喜曰。余得回國之機矣。遂進謁拔齊爾加。拔詢其來意。拍曰。君事集。得毋少一

奔走之人乎。余願承其乏。拔笑曰。余從人無缺。惟欲雇一劇員。君何能。有大力乎。能歌舞乎。拍急應之曰。能。能。

十四日午後三時。劇開幕矣。場中劇員十數人。分三面立。其下六人。上五人。又上四人。又上三人。最上者一人。肩足相接。高躋屋樑。拔齊爾加在場前宣告曰。是名大塔。諸君觀之。果相似乎。觀者皆喝彩。忽砉然一聲。塔形瓦解。一船員奔入客座。大呼曰。主人。主人胡至此。

福哥等乘但加特爾至上海。途遇美船出口。因揭信號求援。竟得如願登舟。以十四日抵橫濱。福哥別弗古司。即偕安達往詢嘉那鐵克船。知拍斯派德已先日至。大悅。然不知其行蹤所在。邂逅無從。偶經拔齊爾加劇場。遂入內觀之。不意爲拍斯派德所見。喜極。遽自人塔中脫出。諸劇員皆顛仆。拔齊爾加憤甚。要求福哥賠償損失。福哥即與紙幣一束。悠然而去。始終未置一詞也。

福哥既出劇場。安達從。拍斯派德亦從。拍遂以香港諸事詳告主人。而以飲酒醉

煙自任。於偵探第古司。則絕未提及。福哥惟平然靜聽。不稍加斥責也。安達亦繞道上海諸情告拍。并言途中有名第古司其人者同行。拍聞殊驚。復立復常態。蓋拍謂此時猶未能以第事語主人云。是晚。福哥等即乘美國汽船去橫濱。船名格蘭都。載重二千五百餘噸。每小時行十二海里。據福哥預算。乘蘭滾船時。時間雖有損失。然可於太平洋中回復之。默計十二月二日可抵桑港。十一日抵紐約。二十日即達倫敦矣。

## 第二十章

十一月二十二日。格蘭都船在太平洋中過子午線百八十度。其地適當倫敦之對面。福哥本擬以八十日週行全世界。今已五十二日。而程途祇歷其半。在淺識者視之。將謂福哥終難達其目的矣。不知週行全世界。以一直線計之。不過一萬二千英里。以事實上計之。乃達二萬六千英里而有餘。福哥自去倫敦。出紅海。繞孟加拉灣。斜抵橫濱。迄今已行一萬七千英里。所餘九千餘英里。誰謂二十八日

之時間猶未足周遍哉。

是日也。福哥諸人中。拍斯派德尤愉快。拍所愉快者。果何事乎。則以其所攜時計。時間適與格蘭都船大鐘相符合。直無分秒之差也。（此時格蘭都所在地。與倫敦同一子午線。格蘭都大鐘。係午前九時。拍斯派德時計。係午後九時。實相差十二時也。）當時拍持時計而詈曰。彼僮幾誤我。我固謂我之時計。惟一之準時計也。彼僮猶欲以日月子午線。諸妄說。澆我。使我不有定力。不又受其蠱惑耶。語時。頗覺自得。

罪人逮捕證。已由嘉那鐵克船帶交橫濱英國領事館。第古司既得此證。知不履英土。不生效力。計惟與罪人同行。使勿漏網已耳。

十一月二十三日晨九時。拍斯派德登甲板。瞥覩第古司斜倚船欄。遠眺海景。拍一言不發。直前搯其喉。第出不意。未能與抗。拍拳足交施。力疲始釋。第凝視良久。冷笑曰。君煙醉已醒耶。余尙有數言上瀆。拍掩耳曰。惡僮。余不欲聞。第曰。是言

有益於汝主。拍不覺傾耳曰。果何言。速宣之。第曰。君此時必以惡人視余。然余自此不復與汝主爲敵。拍曰。汝亦知吾主爲君子矣。第曰。否否。汝主仍爲竊賊。毫無疑義。前在印度。余因逮捕證未到。曾設種種方法以妨汝主之進行。寺僧之控訴。余所慫恿也。汝入鴉片窟。余所引誘也。拍聞至此。又握拳欲擊。第古司不顧。仍續言曰。汝主今復歸英。甚善。余在中途。決不再施詭譎。行抵利物浦。汝主或爲君子。或爲小人。屆時自能水落石出耳。拍曰。汝言然耶。倘汝稍生變異。余必如今日例。扼汝吭而絕之。第古司曰。謹受命。

### 第二十一章

十二月三日午前七時。格蘭都至桑港。詢知紐約汽車行期。卽在是晚六時。於是福哥等入旅館暫息。後福與安達仍雇馬車出遊。先以旅行券受證於英領事署。不期又與第古司在署中相遇。第曰。福哥君。余今因事歸國。又與君等同行矣。福哥殊悅。



桑港爲西美第一大埠。其繁盛之狀況。又駕香港新加坡而上之。福哥等遊覽竟日。五時歸旅館。拍斯派德呈一包裹。啓視之。則六發手鎗六支也。福哥驚問何爲。拍曰。聞美洲印度人常有襲擊汽車事。故購此以備不虞。福哥亦遂無語。汽車橫斷美洲大陸。自太平洋沿岸迄大西洋沿岸。其線路共分三區。

自桑港至俄格騰。

自俄格騰至俄馬哈。

自俄馬哈至紐約。

自桑港至紐約。其間距離計三千七百八十六英里。桑港俄馬哈間。尙多未經開拓之荒土。故汽車通行其間。頻遭危險。然福哥預算。不過七日。因紐約出發之汽船。定期十二月十一日也。

汽車以三日午後六時離桑港。每小時行二十英里。翌日午後三時頃。越西拉尼佛達山脈。地漸平坦。陡見前面有黑物一大條。形如土隄。蠕蠕搖動。迨車行漸近。

視之。始審爲水牛數千匹。自北南行。適橫當車軌。不得已。停車以俟。及牛過。車行已午後六時矣。入夜九時半。車至大鹹湖。湖長七十英里。闊三十五里。食鹽分甚富。魚類不生。高出海面約三英里強。自大鹹湖又行五十英里。始達俄格騰。時午前一時也。

## 第二十二章

汽車自俄格騰北行。出威蒲河平原。自桑港至此。約九百英里。車乃直向正西。越懷薩鐵山脈。七號晨。入威瓦明格州。十一時至婆列哥山峽。其地高於海面。計七千五百二十四尺。經三四時。越落機山。路殊崎嶇。加以雨雪。翌早雪止。日光漸自雲間漏出。福哥等頗覺愉快。益努力爲葉子戲。蓋福登汽車後。無日不與弗古司安達二人決勝負。安本嗜此。弗技亦精也。

汽笛忽鳴。車遽停駛。其理由何在。則前距約里許。有一急流。將橋柱衝動。須費六時修治之。汽車始能在橋上行駛也。拍斯派德聞悉其情。既驚且憤。時乘客皆下。

惟福哥等三人仍在車中弄牌耳。司機者呼曰。諸君仍請登車。余將以全速力通過此橋。遂先將車退駛一英里。然後開足汽機。向前急進。其速力較常時大可五倍。風馳電掣。不轉瞬而車已過橋。車過橋乃立斷。

車行三日夜。計程千三百八十二英里。又九十六時。即可抵紐約矣。而福哥之否運殊未極。槍聲忽起。野蠻人蜂擁上。其酋入機關車。擊仆司機者。欲撥機使停。而反開之。車乃益增其速力。此時福哥與第古司率乘客與野人在車中奮鬪。約十分鐘。斃野人二十。皆落於軌道。爲車輪所碾。血肉狼藉。乘客亦多受傷。司車人傷尤重。猶顛聲言曰。前此二英里。卽爲哥尼站。越站則吾人生命皆入蠻人手。爲今計。宜速停車。而司機者暈矣。拍斯派德躍起曰。此事余當優爲之。斯時。機關車與列車鈎鏈相接。拍斯派德俯身握鐵鈎。乘搖動之勢力脫之。機關車如飛去。列車爲惰力所引。猶續行半英里而止。離哥尼站僅二百呎矣。

哥尼站原駐衛兵一隊。至是羣集車前。而蠻人已悉遁。乘客少三人。拍斯派德亦

與焉。第古司腕受微傷。福哥安達均無恙。安達泫然曰。拍斯派德其虜矣。吾等義難坐視。福哥曰。然。蓋福已決意救拍。雖耗費時日。亦所不恤。當卽向衛兵隊長曰。三乘客不見。君不擬追救耶。隊長曰。余受命駐此。不能擅離職守。福曰。理固有然。然此係三人之生命問題也。隊長曰。蠻人勇而悍。余等前往。如入虎穴也。余因三人之生命。遂犧牲五十人之生命乎。福哥曰。事難逆測。要之君不追捕蠻人。義務殊未盡。隊長憤曰。此間誰有權利。能以義務責我者。福哥冷然曰。然則余一人往救之可耳。第古司驚曰。君一人前往耶。福哥曰。固然。余僕奮不顧身。以救全車乘客之生命。今僕有急難。余安忍恣然置之。隊長聞言。心大感動。急向福哥曰。君毋然。余遣兵士三十人相從可也。福哥謝之。遂令第古司伴安達留俟。與三十人約。果三客生還者。酬以五千弗。

## 二十四章

朔風凜冽。雪大如拳。有聲嗚嗚自東而至。乘客羣呼曰。機關車歸矣。時午後二時

也。蓋機關車既與列車相離。直駛抵哥尼站外十英里。煤罄火力盡。車亦不復展動矣。時司機者已甦醒。起立四顧。蠻人不知所往。并不知列車何以脫離。乘客諒皆無幸。意欲歸覘其究竟。又恐罹不測。不歸。則未能盡職。終乃決意西返。然於心殊惴惴也。

無何。機關車與列車又相接矣。安達急問站長曰。汽車行耶。曰。然。安達曰。奈乘客未返何。站長未答。而汽車已行。此時乘客未去者。祇安達及第古司二人。車站景象頗沈寂。安達惟福哥是念。第古司見福不歸。心亦大憂。讀者須知第非憂福哥也。譬之弄蛇者。恃蛇以得金。欲保其金。自以失蛇爲戚耳。

長夜漫漫。安達徹宵未寐。天纔拂曉。二客先歸。福哥拍斯派德偕三十衛兵繼至。當時若安達。若隊長。若第古司。莫不羣起歡迎之。福哥謝曰。賴諸君福庇。幸得成功。今汽車安在。安達曰。行矣。第古司曰。第二次汽車。須在午後。吾等不如雇雪車行。福哥從之。四人遂同乘一雪車。張帆疾走。每時計行四十英里。至午後一時。已

抵俄馬哈。自哥尼至此。共二百英里云。

俄馬哈爲太平洋鐵路之終點。又爲大西洋沿岸諸鐵路之起點。自俄馬哈至芝加哥。紐約諸埠之汽車。凡數起。福哥等既出雪車。卽登汽車。十日午後四時。達芝加哥。密昔亢湖畔之市景。略可望見。芝加哥紐約間之距離。約九百英里。汽車以十一日午後九時三十五分至。而利物浦汽船。已先三十五分行矣。

## 第二十四章

拍斯派德狂叫曰。僅遲三十五分鐘。遂使吾主失金四千磅。其咎余實尸之。余實尸之。語次。舉拳自擊不已。福哥笑曰。汝其癩耶。今且往旅館。俟明日再作計較。是夜惟福哥酣睡如常。餘人均未交睫也。蓋自十二月十二日晨七時。迄二十一日晚八時四十五分。不過九日半又一時四十五分耳。利物浦汽船既去。福哥之賭事。實已全行失敗。

福哥早餐畢。獨往船埠。見一小汽船。正將開駛。福逕謁其船長曰。余倫敦之腓列

斯福哥也。船長亦答曰。余名塞卑豆。福哥曰。此船將開矣。船長曰。然。在一時間中。福哥曰。往何地乎。船長曰。波爾多。福哥曰。有乘客乎。船長曰。此係貨物船。不載乘客。福哥曰。速力如何。船長曰。每小時約十一海里至十二海里。君不聞亨利益塔（即其船名）之名耶。福哥曰。余有友三人。并余而四。擬乘君船抵利物浦可乎。船長曰。不可。此船除波爾多外。無可至之處也。福哥曰。余以鉅值雇之。何如。船長岸然不顧。福哥又曰。亨利益塔號船主何人。船長曰。余即船主也。福哥曰。然則以此船售讓於余。船長亦不允。福哥素意。惟金錢可以排除一切障礙。雖以強毅之志氣。與金錢敵。無勿敗矣。至是始知金錢之威光。有時亦無所施其技。於是遲疑片刻。復婉向船長曰。余等即往波爾多。何如。船長曰。君即以二百弗與我。余亦不能以載物者載人。福哥曰。然則二千弗。船長曰。每人二千弗耶。福哥曰。然。船長曰。君等四人。需金八千弗矣。福哥曰。然。船長貪念乃大熾。即曰。此船以九時開駛。今已八時三十分。君等欲往波爾多者。幸勿遲誤。福哥快應之曰。諾。

一時間後。福哥等乘亨利益塔出大西洋矣。福哥又以往利物浦事商諸船長。船長決不許。福哥乃廣以金錢賄諸船員。而幽禁船長於一室。遂撥正羅盤針。直向利物浦進發。第古司驚曰。彼以利物浦爲名。實將另覓他港。藉作藏身之計。昔爲竊賊。今爲海盜。更無如何矣。時福哥命司機者以全速力東進。預計祇須在大洋中九日。即可抵利物浦。十三日夜。風勢頗急。船顛簸甚。速力因以少差。十六日。大西洋已過其半。十八日晨。司機者以煤罄告。福哥令拍斯派德釋船長出。船長見福哥。怒不可遏。戟指而詈曰。海賊。吾問汝此爲何地。福哥曰。此處距利物浦計七百七十七里。(英里)船長益憤。連呼海賊不止。福哥俟其少靜。仍柔聲言曰。船長。余請以重價購此船。船長曰。重價耶。與我五萬弗。福哥曰。善。余今與君六萬弗。船長聞言。怒氣忽平。徐問曰。君語確耶。福哥即取紙幣檢付船長。而亨利益塔船主。遂由福哥任之矣。於是福哥額外之耗費數。至此已達二萬磅。

塞卑豆收值自去。福哥遂下令曰。留船體及機關部毋動。餘悉拆卸供燃料。一時



間。刀聲鋸聲。丁丁震耳。不及兩日。除船體機關部依然完好外。餘如甲板牀柱桌椅等。皆已成爲灰燼。二十日午後十時。抵君士墩港。自此達利物浦。至速亦需二十小時。而船中之木質燃料。又無餘矣。

自君士墩至但蒲林。有急行汽車。自但蒲林至利物浦。有急行汽船。所以傳遞郵局貨件也。福哥等若依此進行。尙可早到十二小時。故亨利益塔雖缺燃料。福哥殊不以爲意。二十一日（是日即福哥與改革俱樂部五部員相約會晤之期）午前一時。福哥等自君士墩上陸。亨利益塔船體及機關部。仍歸塞卑豆。一時三十分。急行汽車出發。十二時。福哥等乘急行汽船抵利物浦。自利物浦至倫敦。汽車六時卽至。福哥默計。余終以八十日週行世界矣。拍斯派德及安達尤爲忻慰。止！汝名果爲腓列斯福哥耶。伊何人。則偵探菲古司是。福哥凝視曰。何爲。余固福哥也。菲古司正色曰。余奉女皇之命捕汝。

## 第二十五章

福哥既捕。安達驚無所措。拍斯派德乃盡以失金追緝事語之。自悔未預告主人。使得早爲之所。思極幾欲自殺。時福哥獨坐稅關事務所一室中。雖萬感交集。而態度絕不惶遽。徐取日記簿執筆書曰。

倫敦啓程後。第八十日。十二月二十一號土曜。正午十二時。抵利物浦。福哥又取懷中時計視之。則秒而分。分而刻。刻而點。周而復始。絕無滯機。福自歎曰。余乃不如一時計。

二時三十三分。室門自外闢。菲古司突入。後隨拍斯派德及安達。菲古司急向福哥致禮曰。罪人已得。余實難辭。疏忽之咎。乞君恕之。言已。又一鞠躬。福哥默不一語。惟瞋目視菲。其光如炬。菲不覺奪氣。

倫敦急行車。以二時零五分去。福哥等不得已。附三時之特別車行。及抵倫敦。已八時五十分矣。拍斯派德長吁曰。光陰誠寶貴哉。一分鐘乃值金八百磅。

福哥家空曠無人者。八十日於茲矣。一旦主僕偕歸。又添佳客。宜滿屋貯有喜氣。

乃淒慘之景象。曾不稍減。夜深。福哥別安達就寢。然輾轉不能成寐。拍斯派德立主人戶外。口噤不聲。惟緊鎖雙眉。頻搖其首。翌晨。福哥起入餐室。安達已立俟。倦眼惺忪。蓋亦竟夕無眠也。餐畢。福哥去入己室。終日不出。拍斯派德蹀躞內外。無片刻安。是日。天氣晴朗。日暖無風。獨福哥家冷氣襲人。陽光亦作暗淡色。午後七時半。福哥始又與安達相見。福哥曰。夫人！余向以名譽爲第二生命。今改革俱樂部。未能如期而至。則余名已隳。財產四萬磅。亦已盡毀之。余無至友。亦無至戚。余已無可戀戀。獨夫人偕余至此。備嘗辛苦艱難。余乃涓滴未酬。中心耿耿。殊不能釋然耳。安達大戚。潛焉出涕曰。君何拒我之深也。余自離香港。卽煢獨無依。此心實已不容旁屬。福哥乎。余愛君摯也。君已哀而生之。又奈何棄而置之。福哥聞言。不覺起立。徐近安達。注視良久。執其手親之以吻。徐曰。夫人。吾愛夫人。移時。福呼拍斯派德入。謂曰。明日月曜。余與夫人在末里爾彭教會舉行結婚禮。汝卽爲我往告威爾遜牧師。令置備一切。拍斯派德大悅趨出。時八時零五分也。

## 第二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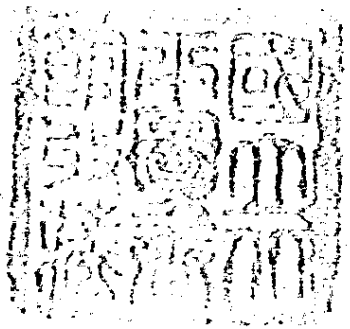
英蘭銀行竊賊司德蘭。於十二月十七日就縛。於是倫敦士民。又注意於福哥旅行之事矣。新聞紙爭論尤劇烈。時福哥債券又出現於市場。十九二十兩日。一般社會更形騷動。或致電亞洲。或致電北美。探詢福哥已否經行其地。且不時遣人至福哥家附近偵察之。及二十一日午後七八時頃。改革俱樂部四周。人聲嘈雜。車馬喧闐。交通幾爲斷絕。安特律、約翰、薩密伊爾、多買斯、哥西耳五人。皆集休憩室內。至八時二十分。安特律開言曰。再逾二十五分。福哥君敗矣。多買斯曰。汽車至倫敦。當在何時。哥西耳曰。七時二十三分。過此則須十二時後。安特律曰。然則福哥必失敗矣。不然當已來此。薩密伊爾曰。不然。福哥奇人也。或故俟最後一分間至耳。時已八時四十分。五人皆默坐以待。雖肺葉擊動聲。亦得而聞之。未幾而四十二分矣。又未幾而四十三分。四十四分矣。約翰不能復耐。起立欲語。哥西耳急搖手止之。十秒二十秒。三十四秒。五十六秒。福哥突然自外入。徐言曰。諸

君。余今歸矣。回視時計。正八時四十五分也。讀者至此。必以吾書爲妄矣。則試待下文分解之。

拍斯派德造牧師。適威爾遜外出。約經二十分時而返。又五分而拍斯派德出。其出也。向家急走。疾如奔馬。帽落髮披。亦不之顧。既抵家。直入福哥室。狂呼曰。主人。速行！速行。今日爲土曜。主人預算實有誤。福哥未及語。已由拍挾至門外。以金百磅雇一馬車。長驅至俱樂部。中途斃犬二。仆人五。雖然。以福哥之精審。預算豈容有誤者。蓋地體運行。晝夜不息。倫敦背日之時。卽太平洋海面向日之時。太平洋之晝。倫敦之夜也。而地球東轉。福哥亦東行。故環球一周。遂不覺得一日之贏餘焉。

十二月二十三日月曜。晨光熹微中。拍斯派德已起。叩福哥室門曰。主人室中煤氣燈猶未熄耶。自二十一日以後。煤氣價值。須主人自理矣。拍斯派德此言。直以愉快出之。非有所怨憤也。是日午前十時。末里爾彭教堂中。大旅行家腓列斯福

哥與安達夫人舉行結婚禮。觀禮者有偵探弗古司。改革俱樂部五部員。及從僕拍斯派德。而貴族亞爾波迷亦肩輿至。禮成。福哥安達即往蘇格蘭爲新婚旅行。叔子曰。八十日之苦痛。此行足以償之。



商務印書館出版

酬世文東指南	東帖程式凡二百數十種	四角
日用須知	凡百餘種皆切實用	五角
衛生治療新書	凡防病治病方法無不詳述	一元
廢止朝食論	合於生理學及長壽不老原理	六角
因是子靜坐法	方法簡便根據生理心理立論	三角
世界大事年表	自黃帝甲子至民國三年	八角
五彩歷史掛圖	五千年分合大勢瞭如指掌	五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二百餘種	一元
百八十年陰陽歷對照表	自清乾隆元年至民國十二年	一角
密碼電報書	附錄電局地名章程報價及詩韻目錄	一角
中國旅行指南	重要都會商埠無不具備	五角
增訂上海旅行指南	載旅館舟車遊覽娛樂等	五角
西湖遊覽指南	各景插圖有	四角
交通必攜	輪船鐵路郵電各項情形無不詳備	角半

壬戌(1926)

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八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二日再版發行

(八十日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著者 法國 裴爾俾叔  
 人譯述者 叔

發行人 上海 棋盤街 中

印刷人 上海 北河南路 北首寶山

印刷所 上海 北河南路 北首寶山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中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長沙 安慶 蕪湖 南京 南昌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完 全 華 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徐 珂 編

製 業 指 南

定 價 四 角

日 用 須 知

定 價 五 角

是書採輯社會通用之文字及柬帖程式。共二百餘種。分慶祝、婚嫁、喪祭、謁啟、饋贈、書牘、契約、簿據等八類。文字淺明。便於居家經商交際往來隨時檢查之用。

是書搜采有一百一種之多。各種皆切實用。凡公文程式、尺牘、規範、稱謂表、郡望表、縣名表、鐵路表、飲食衛生、傳染病預防方法、郵電必需之件、明密碼電報新編等。無不詳載。家居旅行均宜置備。

另 編 各 種 應 用 尺 牘 并 列 於 下

通 俗 新 尺 牘

一 冊 八 角

普 通 尺 牘

三 冊 五 角

商 業 尺 牘

二 冊 三 角

學 生 尺 牘

二 冊 二 角 半

女 子 尺 牘

二 冊 二 角 半